

洪



HONG
LIU 中
册

流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著

梅汝恺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著

梅汝恺译

洪流

HONGLIU

· 中 册 ·

BBZ 03 /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82年·长沙

Henryk Sienkiewicz

POTOP

译本根据

Jeremiah Curtin

THE DELUGE

Little, Brown & Co.

Boston, 1898.

洪 流 (中册)

〔波兰〕显克微支 著

梅 汝 恺 译

责任编辑：龚绍忍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3年2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2次印刷

字数：411,200 印张：20.75 印数：26,501—48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515 定价：1.65 元

第二十八章

忠诚不二的索罗卡，带着自己的团队长在森林里悠转，却并不知该怎么办？向前去，他们该去何方，向后回，又该回向何处。

克密达不只负了伤，而且完全给打得人事不省了。尽管索罗卡时不时用块布，朝吊在马身上的水桶里蘸水，来拭抹团队长的脸，或者有时住下马，在就近的河渠里或林池中，取活水给伤者洗伤，可不管怎样，潘·安德烈都只是象死人似的躺着，总没法即时苏复。直到最后连那些死心踏地跟从他的士兵，都由不得对团队长的生命垂危担忧起来。可索罗卡说：

“别担忧，他是活着的，三天内，他会活跳跳地跨上马，准不比咱们哪个差劲。”

果然，一个小时后，克密达睁开了眼，并从他的嘴里冒出话来，虽然整个只一个辞儿：

“渴！”

索罗卡马上取来一杯净水，凑到他的嘴皮上，仿佛正因为张口喝水，痛得潘·安德烈怎么都受不了，不过，尽管喝水不成，他的知觉却是好的。他任什么都不问，显然也正愿忘记一切。他只是大睁着眼，并不专注地凝望着密林深处。此刻，在

他们头顶上，桠枝稠簇，而在桠枝的隙缝间，线条般地现映着湛蓝的碧空。他也用眼看望看望同伙，那神色仿佛大梦初觉似的，或者象某个人酒醉方醒，总是那么愣愣的。他一言不发，听任索罗卡给他看护张罗，不，事实每当中士用冷水给他拭抹伤口，就象给他一种快感，以至时时、时时，他的两眼露出了笑意。索罗卡安慰他道：

“明天你就会脑明眼清，团队长，主定会赐你康复的。”

实情如此，入晚，克密达果然不再眩晕。也正是夕阳落山时辰，克密达似乎更加有了意觉。他忽然问道：

“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也没有。”索罗卡回说道。

既然什么声音也没有，林间的晚夕当然是宁谧的。所谓声音，只是潘·安德烈的臆想。落日斜晖，穿射过密林的黯晦，把松木的赭色树身都给回照得焕然烨亮，一派金黄。没有风，这儿只有从那榛丛中，从那赤杨和那铁树上，飘落下的凋叶，在地面发出细碎的窸窣声，或者骑者一来，那些荏怯的小兽，便抢前逃向林木深处，于是也发出细微的声息。

林间的晚夕，气候是冷的。可显然有热病在作践潘·安德烈，因为他一个劲颠三倒四在发谵语。

“殿下，你我之间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！”

终于，夜幕笼垂一切，索罗卡只得打主意歇营。但因他们来在的林间，沮洳潮润，马蹄一着地，就在打陷。所以他们只得继续前行，以便寻觅一处高燥的栖身之境。

他们骑马行了一个小时，又一个小时，还没能穿过林区。

可天穹倒越显越明，因为月亮升起了。猝然间，在前开路的索罗卡，从鞍轿上翻身跳下，开始仔细地搜索起地面来。

“有马队打这儿走过，”他边查勘那软土上的迹印，边道。

“这儿又没有路，谁会打这儿过？”撑扶潘·克密达的一名士兵问道。

“可这儿有迹印，足有一整群马匹！瞧这儿，在这两棵松树中间，清清楚楚，就象我看你的手掌似的。”

“没准有牛群打这儿过。”

“不可能，林间放牛，这会不是季节。马蹄迹印，看得明明白白。准有马队打这儿走过。这会，哪怕能找到一间守林人小舍也好。”

“就让咱们顺马迹走吧。”

“让咱们催马向前！”

索罗卡重新跳上马。而待他们来到草地上时，马迹就显得越发分明了。有些蹄印即便在月光下，在一定距离内都能见得。而且看去蹄印竟是挺新的。在这沮洳林区，马蹄一陷，就陷深到马膝，有时还陷得更深。士兵们都挺担心，怕他们涉不过这沼泽区，又怕陷进某处更深的泥淖，但行罢半个小时，猛然有一阵烟焦味、松脂味扑入了他们的鼻管。索罗卡道：

“这儿准有一处炼焦油作坊。”

“可不是，连那火头都见到了。”一名士兵道。

一点不错，在那远处，露现出一路殷红烟阵，而从那地下炽燃着的火苗上，蹒跚着星星火花，在向四面八方舞动。

他们走近前去，士兵们立刻看清，这儿有座小舍，有一眼

井，还有一间用松木段儿搭起的很结实的木棚。一些给累坏了的马，这时嘶嘎起来，而从结实的小棚下，频频地也和应起马的回嘶。正是在马嘶之时，在骑者面前刹时拦立着一个人影。此人翻穿着羊皮袄。

“哪儿来这许多马？”这穿着羊皮袄的人问道。

“这儿是焦油作坊吗？”索罗卡问道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打哪儿来？”炼焦油的人问道。从他的口气里，显然既听得出骇异，也听得出警惕。

“别怕！咱们不是强人！”索罗卡回说道。

“你们走你们的路，这儿好歹没你们的事。”

“闭你的嘴，咱们跟你问话，你就该领咱们进屋才是。见没见过？贱胚，咱们身边有个伤人哩。”

“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快点儿，要不，咱们用铤口跟你回话。快点儿，有你的好处。领咱们进屋，要不，就在你的炼焦火头上，咱们把你烤掉。”

“我独个儿没法护身。”这汉子道：“可咱们人手也多。你们的性命定要留在这儿的。”

“要说人手，咱们更多的是，给领路！”

“要进屋你们进，这跟我无关”

“把你吃的，连同喝的哥莱卡，给咱们伺候好。付款，由咱们带来的这位伤人付。”

“他能付款？我倒愿他能活着离开这儿就好了。”

就这么龌龊龌龊，他们进入了小舍。舍内有眼灶，火在灶

里烧着，一口吊着把儿的瓦锅儿，给悬在火头上，从锅儿里散发出喷喷香的炖肉味儿。这小舍还挺大的。索罗卡打量着，见几面墙口竟搁着六张木铺，木床上都铺着很厚的羊皮被褥。

“倒有成帮人在这儿聚散。”他对他的同伙嘀咕道：“给我把你们的铕枪都填满药，加强警戒。好生盯住这个恶汉，别让他溜掉，今夜好赖咱们不离屋，就让屋主们在屋外睡。”

这炼焦油的人把话都听在耳里，应口道：

“别人今夜不回这儿。”

“那就最好。明天咱们就上路。”索罗卡回说道：“不过现在得请你把肉盛到盘儿里，咱们都饿得够呛。还求你给马加料，别舍不得燕麦。”

“全能的大兵，咱们这儿哪能找到燕麦呀？”

“在那木棚下面，咱们听得马嘶。既有马，那就该有燕麦，总不会你们用焦油喂马吧。”

“那又不是我的马？”

“不管是不是你的，反正咱们的马得跟咱们自己一样，吃饱吃好。快，汉子，带快点儿！你该懂得，你这身皮肉对你珍贵！”

炼焦油的没再吭声。这边士兵们便进了木屋，把沉睡中的克密达搁在一张铺上，他们坐下用晚餐。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炖肉，在炉灶上还有一口大锅，里边满是包心菜，他们又吃起包心菜来。还找到了粟米。在舍房边口的一间小室里，索罗卡又找到了一大瓶酒精。

对这酒精，索罗卡自己只稍微喝了一点，长长劲，士兵半

滴都没给喝，因为他打定主意，酒精得留下，准备夜晚值勤时饮用。这空落落的木舍，只有六个铺，可嘶哑的马匹倒有一帮，这使他觉得蹊跷，而且使他疑三惑四。他作了简单的判断，认定这准是个匪窝，特别是他到那间小室寻找酒精时，曾见到那墙上挂着许多利器，还有一桶火药，那火药桶很精美，显然是从贵人家抢来的。由此设想，如果那些离家的屋主一旦回了头，断不能指望他们肯仁厚待客的。哪怕出于对旅人的怜恤，他们都绝不会有。索罗卡因此决定依恃武力强占屋舍。如果已方力胜，便暂时据而有之；如若不成，或者就跟他们协商来解决歇夜问题。而如着眼于潘·克密达的健康状况，这么做就尤为切要，因为旅程凶吉，对他具有生死意义，何况这还涉及到整体的安全呢。

索罗卡本是久经征战、善应权变的兵，他七“情”皆备，唯有一“情”对他陌生，那便是不知“怕”为何物。可这会，只消一想到保加斯拉夫公爵，他就恐惧起来了。多年以来，在克密达手下应差，他对他的信诚，简直到了盲目地步。不仅对他的骁勇胆识如此，而且对他的时运，他都曾置信不疑。许多轰轰烈烈的功业，他就那么胆略过人地干了，有时那种胆大妄为，简直到了疯狂地步，可他总能成功凯旋，总能化险为夷，而这一切，都是他亲眼所睹的。他曾跟克密达一阵，蹚闯过霍瓦恩斯基的大营，在一切克密达的突袭中，攻掠中，鏖战中，进击中，他都是有份的。他确信潘·安德烈，无战不可胜，无功不可成，哪怕刀山火海，千难万险，他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他要消灭谁，就准能消灭。因此，在他看来，克密达

乃是威力和时运的最高典范。如今呢，似乎无独有偶了，他碰着了对手，不不，简直碰着了胜其一筹的强手。这怎么会呢？试想，一个人，手无寸铁，给绑着押解走的，可居然正是在克密达的手中，就那么脱掉了绑缚，不仅如此，他更把克密达打了个下马威，杀败了他手下的所有士兵，还把他們吓得怵怵惶惶，忙不迭地逃之夭夭。别的什么不怕，他们唯一只怕他返身杀回。诚然，这是怪事中的怪事！索罗卡每一想这点，就不免昏了头。在他认为，好象人世间的事都翻了个过儿，哪儿会有这等来去，居然有英雄好汉能驾取得英雄好汉如克密达，岂非冤枉！

“那么，是不是咱们的时运已尽了昵？”他心下咕囔道。眼睛异怪地张望着左右。

其实，并不曾多久，他曾两眼紧闭，铁心跟定潘·克密达，直扑由八万名精兵环卫的霍瓦恩斯基帅部，而神不惊心不跳，可如今，一想到那长发，那有娘儿似的眼睛，又有那涂脂施粉脸儿的公爵，不知怎么的，竟有种迷信般的恐惧在攫着他，使他不知如何办才好。而且总有个念头在警告他，可能是明天，也可能是后天，只消他来在驿道上，趑程赶路，那就定会有人跟他照面，如不是可怕的公爵自己，就定是他派出的追兵。这就是为什么索罗卡扔下大路不走，而来到密林深处的缘由，同时，也正是为此，他才要在这小舍里呆下，目的想迷惑追兵，好叫他们盲目追击，最后疲于奔命了结。

但是，哪怕就是这处隐蔽所，似乎也有种种理由使他觉得并不太平。他在想主意，找办法。因此，他命令士兵站到门窗

处值岗，然后他自己跟炼焦油的人道：

“这儿，汉子，给点一盏灯笼跟我走。”

“只能给你这伟大的全能的兵爷点一支焦油火把，如说灯笼，对不起，咱们没有。”

“那你就点火把。哪怕你烧掉马棚和马匹，对我都一样。”

经这么一说，终于即刻找得了灯笼。索罗卡命这汉子走在前面，他自己擎一支手铤，在后面跟行。

“这小舍是谁住的？”在路上他问道。

“男人住的。”

“他们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不便我通名报姓。”

“家伙，好象我必得送颗铤子儿到你的脑袋里，你才觉得趁心似的。”

“我的兵爷。”这炼焦油的人回口道：“如果我随便诌你个什么姓名，你倒该趁心了吧。”

“这倒是！他们一伙是几个人？”

“一个老汉，二个儿，加上两个下人。”

“他们是贵人吗？”

“道道地地的贵人。”

“他们住在这儿吗？”

“有时住这儿，有时只有主知道，他们住在何方。”

“可这些马匹，他们打哪儿弄来的。”

“只有主知道，他们打何方弄来的。”

“给讲真话，你的主家到大路上打抢吧？”

“难道这派我知道么？我似乎觉得他们牵来了人家的马，可牵了谁的，这跟我什么相干。”

“他们张罗这许多马来干什么？”

“有时他们张罗来十匹或十二匹，跟着就有多少给赶走多少，赶去了何方，我不知情。”

这么说着，他们来到了马棚，从马棚里，传来了马的嘶嘎声。索罗卡吩咐道：

“给我把灯笼掌好。”

这汉子于是高擎起灯笼，灯笼的光亮，投照在墙边那一路站着的马匹上。索罗卡以行家的目光，个儿挨个儿把这些马匹端详着，便由不得咂起唇儿，晃起脑袋，赞叹道：

“若让过世的潘·逊德见到，他真会乐坏了的。这儿有几匹波兰马和莫斯科马，还有一匹瓦拉基亚马，一匹德国牝马。良马，都是良马！可你拿什么给它们吃？”

“我的兵爷，不需打诨，开春，我犁了两垅地，给它们种上了燕麦。”

“那是说，你的主家在春头上就弄来这些马了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干庄稼活，是他们派了一名下人，向我捎话的。”

“你是他们的下人么？”

“是的，做他们下人，得做到他们去打仗为止。”

“去打什么仗？”

“这难道派我知道么？去年，他们便去过老远老远，直到今年夏天，他们才回头。”

“那么现在你归谁管？”

“归王家林官管。”

“谁派你来这儿炼焦油的呢？”

“是王家林官派的。林官是这帮人的一个亲戚。他也给他们张罗马送来。不过，自从有次他们一道走后，就从没再回过头。”

“这些人有外客来探望么？”

“没有人来过这儿。因为这儿四面都是水泡，只有一条路通行。我的兵爷，你们能来到这儿，我可是吃了一惊。因为如果谁摸迷了路，那必得要陷在水泡里给折腾死的。”

索罗卡很想回说，这些林，这些路，他原是透熟的，想摆点儿身份，但过一阵觉得，还是沉默为好。

“这些林子范围很大吗？”他这么问道。

可这汉子没一下弄懂这问话的意思。

“大又待怎样？”

“我是问，他们是不是走得很远？”

“喝！谁能走得尽这林子？一处林子走完，另一处林子又开头。只有主知道，他们去了哪儿。他们的去处，好歹我从没去过。”

“那好！”索罗卡道。

于是，他命这汉子返回小舍，他又在后面跟行。

在路上，他在思量，该如何办，只是踌躇难决。有个念头来到心上，既然小舍主家不在，何不就取走这些马匹，跟这些赃物一起，来个溜之大吉。这些获得物是很值价的，良驹大大

地投喜了这老兵的心。但一会功夫，他抑制了这迷人的想头。取走良马是容易的，取走后怎么办？四面都是沼泽，只一条通路，这条路如何能走得准？他们走过一次运，走准了路，兴许时运未必肯再给第二遭。若循跟马迹走，那是无用的。因为舍主既是马贼，他们自有足够的机灵，甚至阴险造假，那假造的马迹只会把你引进泥淖。索罗卡对那些盗马人和对那些取脏人的门坎，向来是一清二楚的。

如此这般，他沉思默想，想了一阵，突然攥起拳头，直捣自己的脑袋。

“我傻呀！”他嘀咕道：“我该把这汉子用绳子捆起，然后由他领咱们上大路。”

可最后这话他才出嘴，就不由得打起了哆嗦。

“去大路么？公爵正在那儿候着，他正在追击。那么这十五匹马就得一齐丢？”这条老狐狸这么自言自语着。想到十五匹马一齐丢，心里不禁难过得要命，仿佛这些马都是由他自己从小拉扯长大似的。“想必咱们的好运已到了头。咱们没别法，只有在小舍里待着，等潘·克密达伤势复原，舍主同意也罢，不同意也罢，反正一回事。至于下面如何，那该由他团队长动脑筋想章程。”

他这么寻思着，返回了小舍。站在门边的值勤士兵，尽管已见到有盏灯笼从黑地里由远而近，来到跟前，尽管他们知道，这同一盏灯笼，是由索罗卡和炼焦油人打着，走出这小舍的，可他们仍然喝令，要他们报告他们是谁，然后才让他们进舍。索罗卡吩咐了士兵，到午夜换岗，他自己便傍着克密达，一骨

碌在板铺上躺下。

舍屋内变得静谧起来。只有在那毗连的厢房里，蟋蟀在鸣唧它们那常唱的曲儿；老鼠呢，则在垃圾堆里时不时地发出轧吱轧吱啮物声。病人有时醒这么一阵，而在烧热的作用下，似乎他在做什么梦，因为传入索罗卡耳里的，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话：

“仁德的国王，请宽谅我，那些人是卖国贼，我要把他们的一切阴私奏明，联邦王国只算一块红布，好哇，可敬的公爵，”你在我的手里，抓住他！仁德的国王，就这样，这中间有奸谋！”

索罗卡从铺上捞起，谛听着，但这病人只叫这么一两阵，便又睡了过去。跟着又醒转，只是嚷嚷：

“奥仑卡，奥仑卡，求你别恼！”

直到午夜时分，他才完全安静下，睡得甜香了。索罗卡也开始打起盹儿。但此时，舍门有人轻轻敲了一下，他立即捞起。

值勤士兵来到，把他弄醒，他睁开眼，跳起脚，便走出舍门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他问道。

“军士，那炼焦油家伙，给他溜了。”

“让他见一百个恶鬼去！马上他就会领带强人来对付咱们的。”

“谁看管他的？”

“毕洛士。”

“我跟他一齐去给咱们的马饮水的。”毕洛士辩解道：“我命他取水，我自己牵着马。”

“那怎样呢？敢是他跳下了井？”

“那倒不，军士，在那井边有许多木头段儿，他跟我中间正好隔开那么些木头段儿，他就机钻进了树根窟窿里。不顾惜马了，便松开手中马缰，心想，哪怕咱们的马都散失光，这儿他们的马有的是，咱们照旧可以取用。这样，我纵身在后紧追，可一个绊磕，我栽进了头一个树根窟窿里。这是夜间，天魑魍黑。这贱胚路熟，便给他溜了。愿黑死病把他瘟死！”

“他准要把那帮恶鬼领来对付咱们的！他准会领他们来的。愿雷霆电火把他殛死！”

军士住了口，过一阵道：

“咱们再不能躺铺上睡觉了，咱们定得值岗到天亮。那伙人随时会到。”

说着，他给别人作了榜样，掣一支铕枪，在小舍门口站定。坐在他边上的士兵们，则在小声拉呱儿。他时不时地宁神细听，想捉摸在这松林里，在这夜间，是否有人的脚步声，或者是否有马蹄声在向他们接近。

这是个月华清明的夜，十分恬宁，但密林深处，生命却是闹忙的。时值走兽发情季节，因此，荒原里可怕地雷吼着公鹿的咆哮。这咆哮声，短促、嘎哑、充满着怨恼，远远近近，整个这方地带到处都听得，有时，仿佛就在附近，离小舍只百码远。

“如果人来了，它们还这么吼嚷，那就准让咱们出差误。”毕洛士道。

“噫！不过今晚他们来不得了，待炼焦油人找到他们时，天

倒亮了。”另一名士兵道。

“平士，待到白天，咱们要好好查看查看这小舍，得把墙下面挖挖。如果这儿是匪窠，那墙下准有钱财。”

“最好的钱财不在这儿，在那马厩里。”索罗卡说着，把指头指着那马棚。

“咱们是不是把它们带走？”

“你们都是傻蛋！这儿无路可出，四方八面没别的，只有沼泽。”

“可咱们照样进得。”

“那是主给咱们引了道。不识路的人，来这儿不能，出这儿也不能。”

“白天，好歹咱们能觅得路。”

“咱们觅不得。到处弄的那些马迹，都是他们故意弄来迷人的。那可不是给你领路的。”

毕洛士用手指了指林区东向，道：

“大路就在那个向，我知道，离这儿再远，也只是一日路程。”

“要过得潭潭沼沼，咱们才能上马趟程，咱们能办的只这个！不过你们该想到，等你们抵达了大路，那儿准有一位主儿在候着你们，想过么？我倒以为，宁可吃强盗一颗铊子儿，都比在那儿吃一根绳索勒脖子舒服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老爷子！”毕洛士问道。

“他们准在那面盯住咱们的。”

“谁呀？老爷子！”